联合国 大会



A/44/670
24 October 1989
CHINESE

第四十四届会议
议程项目 31

柬埔寨局势

秘书长的报告

1. 关于柬埔寨局势的本报告是依照大会1988年11月3日第43/19号决议的要求提交大会的。

2. 大会在该项决议中重申其1979年11月14日第34/22号1980年10月22日第35/6号、1981年10月21日第36/5号、1982年10月28日第37/6号、1983年10月27日第38/3号、1984年10月30日第39/5号、1985年11月5日第40/7号、1986年10月21日第41/6号和1987年10月14日第42/3号决议，并要求充分执行这些决议。大会还重申深信在有效的国际监督和控制之下从柬埔寨撤出一切外国军队、建立临时行政当局、促进在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领导之下的全体柬埔寨人的民族和解、不得恢复不久以前实行的遭到普遍谴责的政策和做法、恢复和维护柬埔寨的独立、主权、领土完整、重申柬埔寨人民有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以及所有国家保证不干涉和不干预柬埔寨的内政，包括制定切实的保障设施，是柬埔寨问题任何公正持久解决办法的主要组成部分。

3. 大会同一决议注意到柬埔寨国际会议特设委员会的报告(A/CONF.109/13)，并授权特设委员会在必要时举行会议，并请秘书长经常向国际会议与特设

委员会提供执行其任务所必需的种种便利。大会还重申其在适当时候再度召开国际会议的决心并愿意支持在秘书长主持下举行的任何其他国际性会议。

4. 大会还请秘书长继续密切注视局势的发展,并继续进行斡旋,以促成全面的政治解决。

5. 大会还呼吁继续向仍需救助的柬埔寨人民,尤其是向泰柬边境和泰国境内各个营地的柬埔寨人提供紧急救济,并请秘书长必要时加紧努力,协调人道主义救济援助和监测救济物资的分发工作。

6. 象往年一样,我收到了各有关国家政府就柬埔寨局势给我的一些来文,这些来文已作为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

7. 按照大会第43/19号决议,柬埔寨问题国际会议特设委员会今年在总部举行了几次会议。委员会还于1989年7月2日至13日派遣一个协商团访问文莱国、曼谷、巴黎和维也纳。委员会已发表了一份关于这些活动的报告(A/CONF.109/15)。

8.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我继续进行斡旋,寻求途径来促进这个问题的和平解决。为此,我和我的特别代表拉菲丁·艾哈迈德先生和各有关方面和国家保持着经常接触。我们还密切注意着各种倡议和外交往来。

9. 1988年11月,艾哈迈德先生前往巴黎和莫斯科。在巴黎,他分别会晤了西哈努克亲王、宋双先生和洪森先生。在莫斯科,他有机会再次会晤了洪森先生。1988年12月,艾哈迈德先生前往北京、河内、金边、万象和曼谷,以就局势进行磋商并鼓励对话的进程。

10. 在1989年2月19日至21日举行了第二次雅加达非正式会议之后,艾哈迈德先生于1989年3月再次前往该地区,访问了雅加达、吉隆坡、曼谷、河内、金边、万象、北京、东京和莫斯科。在北京,他会见了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在曼谷分别会见了宋双先生和乔森潘先生。这次出访的磋商重点是有关民

族和解的问题。 鉴于五月上旬西哈努克亲王和洪森先生在雅加达举行了会晤、以及越南于4月5日宣布决定于1989年9月底以前从柬埔寨撤出全部军队，艾哈迈德先生于五月前往巴黎与法国政府官员讨论了局势。

11. 6月，在6月13日至14日于日内瓦召开印度支那难民问题国际会议期间，我和艾哈迈德与几个有关国家的代表团团长进一步讨论了局势。7月上旬在文莱国举行的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第二十二届部长级年度会议上，艾哈迈德先生代表我同东盟国家的外交部长继续进行了这方面的讨论，7月，他还在日内瓦和巴黎与法国官员讨论了即将召开的柬埔寨问题巴黎会议的准备事宜。在巴黎期间，他还就西哈努克亲王与洪森先生的会谈计划以及定于7月下旬在巴黎举行的柬埔寨四方圆桌会议同亲王进行了进一步的讨论。

12. 应法国政府的邀请，我以联合国秘书长的身份，出席了7月30日至8月30日于巴黎召开的柬埔寨问题国际会议。我在巴黎会议开幕致词中指出，要建立一个无论谁主持的可信任的国际监督机构，其前提是要确定明确而现实的授权、实行有效的决策过程、以及拥有必要的人力、后勤和经费来源。我还指出，必须首先派调查团访问这一地区，才能对上述资源作出精确估计。会议接受了这一建议。因此，我派遣了一个初步调查团，以收集纯技术性的现场情况资料。调查团于1989年8月6日至19日访问了该地区。

13. 最近，在纽约，我与出席大会本届会议最初部分会议的有关国家领导人就柬埔寨局势进行了进一步讨论。

* * *

14. 根据大会第43/19号决议，我继续努力协调沿泰柬边界和在柬泰两国境内对柬埔寨人民的人道主义援助。我的负责协调这些方案的特别代表吉布里亚先生一直与有关方面保持密切联系，并定期向它们说明这些方案的需要。此外，还通过在曼谷和纽约举行的季会经常向多边和双边捐助者说明这些方案的详细执行情况。

15. 截至1989年9月底，沿边界疏散点受到联合国边境救济行动（边境救济行动）照顾的柬埔寨人大约有291 000人。此外，在考伊登收容中心和其他地方约有18 000名柬埔寨难民得到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专员办事处）的照顾。这两批柬埔寨人仍然完全依赖国际社会提供的救济援助。在边界营地开展一些新的方案、特别是改善教育、技术培训和安全方面的方案，需要增加经费来源。但是，新增捐款尚未达到增加的经费需要，因此，方案第一次面临500万美元的短缺。我呼吁捐助国增加捐款，以便足以保证向难民和流离失所者提供基本的必需品，并使新方案获得充足的经费。

16. 我在上次报告（A/43/730）中告诉大会，我对边境人民的安全和保护问题表示关切并欢迎泰国政府决定成立一支称为“流离失所者保护部队”的新的保安部队。这支部队现拥有男女官兵760人，部署在边界的九个地点。此外，还从澳大利亚、瑞典、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聘请了五名高级警官协助难民营行政管理当局训练高棉民事警察和建立司法系统。我感谢捐助国和泰国政府帮助这些建设性活动。

17. 我对为保证在难民专员办事处照料下的考伊登的高棉难民的安全和中立所采取的步骤表示满意，我在上次报告中曾对这个问题表示关切。我对泰国政府的合作感到高兴，泰国政府让考伊登的大多数居民留在那里，让那些转移到边界的人继续处于难民专员办事处的照料之下。

18. 最近据报道，边界地区流离失所的高棉人在没有事先安排或磋商的情况下可能被送到柬埔寨境内。这是一个极为令人关切的问题。在没有安全和自由选择的保障的情况下，任何把难民送进柬埔寨的行动都不会得到联合国的支持。的确，这会使联合国无法继续向这些难民提供物质援助或向他们提供必要的保护。

19. 过去一批高棉平民住在无法通行的边境地区，得不到国际援助和保护，最近数月中，这批人中有许多迁入边境救济行动所援助的难民营，这是一个积极的发展。然而，据估计，可能仍有4万多平民（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住在无法得到国际社会援助的地区。最近有1万多名儿童被带出这些地区让边境救济行动接种疫苗以预防流行病，这生动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这些平民除了受不断进行的军事活动伤害而面临危险以外，还得不到最基本的人道援助。我再次呼吁有关各方全力合作，使联合国能够不受阻碍地向边境的高棉平民提供基本的粮食和医疗服务。

20. 在全面解决问题的范围内，遣返前的一系列准备活动已经在边境营地展开，其中包括旨在便利可能回国者重新融入社会的职业技术训练方案。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在拟定和执行这些方案方面给予边境救济行动十分宝贵的援助。

21. 1989年3月在曼谷成立一个非正式机构间协商小组，由吉布里业先生任主席。7月，我指定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为遣返工作的领导机构。已拟定了遣返行动的规划构架，在世界粮食计划署（粮食计划署）的协助下，难民专员办事处研究了那些预料在边界的难民愿意返回的各省所具有的吸收能力。在有关各方的合作下，个别的人道主义自愿遣返的申请仍在个案的基础上继续得到处理。

22. 8月，在曼谷举行了一次研讨会，为在边界两边工作的自愿机构及国际组织提供交换意见的机会。这是为最终遣返行动而协调它们的行动的一个有建设性的步骤。

23. 在柬埔寨，国际社会继续通过在金边的联合国及自愿机构的代表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为妇女和儿童提供救济。粮食计划署提供粮食援助。难民专员办事处负责向返回者提供救济援助。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

农组织)提供化肥、杀虫药和灌溉用零件等农业投入物。最近,粮农组织为牲畜提供疫苗的新项目已得到资助,这将有助于恢复过去十年大为减少的挽畜头数。同时也已拨款购买为增进分运国际粮食援助的能力所需的卡车。

24.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委员会)和五个国家的红十字协会参加了柬埔寨内地的医疗和其他救济工作。在粮食生产、灌溉、保健服务和使人民恢复正常生活等方面,20个非政府组织所提供的援助,仍是该国脆弱经济所得到的国际支援的主要来源之一。

25. 最近报告表明,柬埔寨的粮食形势可能出现连续第二年的好转。尽管该形势的最后分析必须等十二月收成之后再定,但令人喜见的前景是,缺粮可能降至不到50 000吨稻米。然而,由于在易受干旱影响的省份仍感受到1987年干旱所造成的长期影响,粮食形势仍然脆弱。

26. 我要再次衷心感谢国际社会在过去十年里慷慨支持这些人道主义援助方案,并希望这种支持将保持在必要的水平上,以满足这些方案不断扩大的需求。我也要特别赞扬联合国、其他国际机构以及非政府组织的所有忘我地工作的人员,他们往往在困难而危险的处境下非常有效和成功地执行了这些方案。

* * *

27. 自今年年初以来,关于柬埔寨对话和谈判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动力。今年上半年提出的各项区域倡议和采取的无数外交行动的最终结果是在法国政府的倡议下召开了柬埔寨问题巴黎会议。虽然使人感到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和平仍然不可捉摸,但是最重要的是不能丧失过去数月大量的外交活动创造的动力。

28. 巴黎会议使直接有关的所有方面和包括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在内的其他有关国家聚会一堂。会议能够讨论该问题的各个方面并且能够在制订一项全

面政治解决办法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但是在少数复杂而敏感事项上仍继续存在分歧，终于阻碍了这次会议达成这一目标。

29. 自巴黎会议休会以来，出现了两项主要的发展。第一，越南已通知我，该国已于9月21日至26日从柬埔寨撤出所有部队。一般都认为，经有效国际监督机构核实之后，外国部队全部撤出柬埔寨将成为全面政治解决的一项重要因素。但是所有有关方面都要接受的核查机构还有待建立。

30. 第二，根据各种报道，在过去数周，柬埔寨境内的敌对行动增加了，令人担心，随着旱季到来，战斗可能进一步升级。我坚信不可能有军事上的解决办法，应该竭尽全力避免柬埔寨人再流血和受难。我仍然认为，唯一具有建设性的行动是早日恢复谈判进程。我的理解是，现在正为此进行协商，我希望这些协商在不远的将来取得成果。

31. 最重要的未决事项是民族和解，为此，首先是举行国际监督的自由、公正选举之前的过渡时期，确定一种可行的行政安排。同时应当全力注意停火的方式，尤其是各方武装力量的处置；注意采取措施确保不恢复到1975至1978年期间实行的受到普遍谴责的政策和做法；注意为全面政治解决办法中所有内涵需要而设的有效国际监督机构制订其任务和工作方法。我认为，建立坚实的谈判基础需要真正的折衷精神和愿意彼此让步。只有这样才能奠定基础，为在柬埔寨建立持久和平和结束二十年的战争、破坏和极度的痛苦，缔结必要的全面协议。

32. 我吁请所有各方再接再厉，紧急地为达成这样一项协议而努力。我向各方保证，我将继续努力，进行斡旋，尽力促进谈判进程，引导谈判取得成果。但是归根结底，成功将取决于最直接有关的各方是否能够鼓起勇气面对和平的挑战，并认识到和平一定比继续进行毫无结果自相残杀的战争更有益。